

温情面纱之后的冷酷是真相？不，冷酷不是。
冷酷背后的爱是真相？不，爱不是。
请告诉我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
是爱背后深藏的冷酷。



婚姻真相

marriage truth

林希曦 / 著





婚姻真相
marriage truth

林希曦/著



江西出版集团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真相 / 林希曦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742-384-3

I. 婚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2558 号

出 版 者 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**邮政编码** 330008
电 话 0791-6894736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婚姻真相
作 者 林希曦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80mm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45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2.00 元

ISBN 978-7-80742-384-3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 1

第一章·事发·001



第二章·停职·009

第三章·待岗·017

第四章·不让辞职·022

第五章·为何要结婚·028

第六章·终于辞职了·037

第七章·忍耐·046



第八章·提出离婚·051

第九章·心灰意冷·059

第十章·公交风波·063



第十一章·警局解围·069



第十二章·回忆·078

第十三章·僵持·084

第十四章·我是一个笨人·092

第十五章·深夜惊魂·100



第十六章·离家出走·110

第十七章·我来照顾你·118

第十八章·求职·131

第十九章·终于离婚了·14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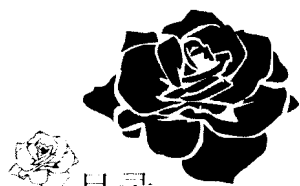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章·新工作·149



目录



Contents 2



目录 Contents 3

第二十一章·喝醉了·161



第二十二章·再努力一下吧·170

第二十三章·心结·175

第二十四章·尽力了·192



第二十五章·决裂·197

第二十六章·一切重来·202

尾声·重生·211



事发·第一章

marriage truth

那天晚上和所有的夏夜晚上一样，闷热潮湿。林希从浴室出来忙不迭地冲进开着空调的卧室里，一边用浴巾擦头发一边抱怨：“热死人了，还没擦干汗就出来了，这种天气没有空调简直会死人。”

林希的丈夫俞子秦坐在电脑前看股市走势：“刚才你们主任打电话来，叫你现在去银行。”

“什么？”林希一怔，手上停了下来，“有没有说什么事？”

“没说，就说叫你马上去。”

林希有点疑惑：难道今晚有人来查账？上次上头突击查账，何

未漏写一个数被查出来，也是这么下了班后突然被叫去的。

林希拨电话给何未：“阿未，你接到通知现在去所里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叶海林刚才打电话让我现在去所里。”

“糟了！”何未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，“我刚才接到消息，说查到我们所的人反交易好几张相同金额的大额存单，不知道是不是上星期我们那件事。”

林希还糊里糊涂的：“上星期我们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你记不记得上星期你带一个客户去存四十万定期，复印存单那件事？”

林希一下子想起来了。那个客户本来是何未约的，要何未帮他弄四张四十万定期的复印件用来做存款证明，结果那天何未发烧没来，林希就代替何未接待了他。客户带着四十万的现金，存了定期之后把存单复印一下又取出来，来回四次，最后客户仍然带着四十万的现金走了，还带走了四张四十万的定期存单复印件。说起来是被他钻了一点空子，但是并没有规定说不能当天存当天取，存单复印件也完全没有法律效力。如果林希不帮他，他也可以跑四个储蓄所存取四次得到四张存单复印件。但是那是林希和何未的大客户，而且这个客户和何未关系良好，为客户提供方便责无旁贷，何未已经答应了他帮这个忙，只不过那天她忽然发烧不能来上班，林希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

但是林希没想到当时柜台做这笔业务的萧冰若没有做存取业务，她直接把四张存单反交易了，也就是说，这四张存单都是错

误操作。这样一来性质就完全不同了,好端端的怎么会接连存错四张大额存单又反交易呢?审核部门自然起疑,要一查到底。林希听何未说完,就知事情糟糕,萧冰若怎么能贪图方便就把存单反交易掉呢,她不知反交易的业务一向查得紧吗?如果是正常存取,不要说四次,就是十次八次也不打紧,可是反交易就不同了。叶鑫也真是大意,她身为组长,也糊里糊涂地就给萧冰若刷了卡。林希皱着眉匆匆忙忙地换衣服,心中盘算着怎么向领导解释客户要求存单复印件的事。真有些麻烦,叶海林平时已经那么烦人,老是盯着我和何未,这次少不得又要大做文章了……

林希虽然觉得这是件麻烦事,但她还认为这顶多是制度操作上的错,没什么大问题。但是她出门前再一次接到何未的电话:“林希,这次可能麻烦大了,你千万别说是我,你千万顶住。”

林希一颗心往下沉:“什么意思?”

“也真是巧上加巧。原本审核部查到反交易次数多也问题不大,但是他们看到操作员名字是萧冰若,就联想到了韩凌,联想到了作案的可能,立刻报了上去,现在支行都知道了,肯定会严查。”

林希握着电话呆在那里。韩凌是萧冰若的男朋友,去年因挪用公款被开除。林希因与萧冰若关系好,平时有什么业务都到萧冰若的柜台做,也没想到这一层,现在好了,一条条线连起来,竟弄出个作案嫌疑来。林希苦笑,几张复印件能作什么案,然而银行的处事方式一向是异常的警惕谨慎,现在这件事可大可小,说小不过是制度操作有误,若往大了整——林希觉得有点发冷,客户



经理的位子怕是保不住了。

俞子秦转过头来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林希把事情大致说了一下。俞子秦也在银行工作，对制度熟悉，当下就说：“怎么能做反交易？太蠢了。”

见林希一脸失魂落魄，他又宽慰道：“应该没大事，你只一口咬定是何未的客户，何未叫你做的，你一概不知情就可以了。”

一概不知情，林希还真的是不知情，她甚至不知道那个人要存单复印件做什么，何未叫她带他去，她就去了。然而现在说一概不知情，谁信？

林希到所里的时候，大门已经拉上，灯火通明，储蓄所主任王燕君、副主任叶海林、副组长周宁、辅导员孙玲玲都在，一个个正襟危坐。组长叶鑫却不在场，林希再次肯定，就是那件事了。叶鑫是那天授权的人，也算当事人，否则没理由周宁在她却不在。

“林希，你知道我们找你来什么事吗？”叶海林一脸严肃。

“不知道啊。”林希做一个莫名其妙的表情。如果要表示是无心过失，那就一定要茫然，要想不起，而不是未提到就明了。

“你自己做过的事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还是老老实实说出来，我们还会考虑从宽处理。”叶海林一本正经的表情，煞有介事的姿态，林希觉得可气又可笑，这是在审犯人吗？我是犯了罪吗？就差说一句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了。林希存了抗拒的心，口气也就不太好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。”

“那你就是要我说出来了？林希，你可是要想好后果，等我说

出来,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”

他妈的威吓也来了,真以为自己是公安局审犯人吗?林希心里不愤,尽量缓和语气:“你这么问我我可真不知道。你既然知道那你就说吧,说了也许我就想起来了。”

“上星期三下午两点半,你做了什么事,你自己好好想想。”

林希作思考状。王燕君沉不住气,她的性子比叶海林直:“你带了一个客户到柜台办业务,记得了吗?”

林希做恍然状:“哦,有这么回事,那是一个大客户,本来约了何未,那天何未病了没来,我就带他到柜台办了。”

“办的是什么业务?”

“客户要四张四十万的存款复印件,带了四十万现金来,我想客户当天存取也是正常业务,就带他到萧冰若那儿办了。存单没经客户的手,是我直接复印后把存单又销账了。”

“客户才四十万现金,你怎么能替他存一百六十万的存单?”

“我没直接存一百六十万一张存单,我开一张四十万的,复印后结清。这样存四次,如果客户自己去四个所,也可以做到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萧冰若没有做销账,她做的是反交易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林希当时的确不知,“柜台如何操作不是我的管辖范围。当时叶鑫在场,无论反交易还是大额销账,都应该有她的授权才可以。”

叶海林怔了一下:“是,叶鑫也有错,这个我们也会追究。但是就算你不知道是反交易,存款要账实相符,你要开四十万的存单你就要有四十万的现金。”

“客户有四十万的现金。”

“这现金你们当场点了吗？”

“点了。”

林希答得滴水不漏。叶海林有点恼怒：“你们怎么点的，你们点了四次吗？”

林希这下词穷了。是啊，如果严格按照制度，她们应该重复存四次，也就应该重复清点四次。问题是，那么多捆钱，明知不会真的存进来，谁会耐烦做这无用功？点一次已经不错了，当时萧冰若本来是点都不想点的，林希坚持要她用机器过一遍做个样子也成，林希还以为自己已经很严格执行制度了。

“没有。我们只点了一次。”林希只好尽量找理由，“因为钱没出过柜台，所以觉得数目正确就不再重复清点了。而且这清点操作的事也不是我做，我无权干涉柜台怎么操作。”

王燕君恼怒了：“你说来说去就是你一点错都没有了？”

林希不说话。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林希想了想，总得认点错，便放软了口气：“我应该提醒柜台清点四次，严格按照制度操作。”

“客户只有四十万现金，你给他开了一百六十万的存单，这根本就是错的，你这种存取四次的说法就是强词夺理。”

林希听到这种蛮横的说法少不得要分辩：“但是存单实际上没给客户。如果客户自己去办，跑四个所，也可以完成。因为是我们的大客户，那些基金指标不少是他帮我们完成的，不仅他自己买还介绍了好几个客户过来。所以我当时想客户的要求能满足就尽量满足。”

“你知道他拿存单复印件作什么用吗？如果客户用作非法用途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客户拿去做什么……”林希有点心虚，“客户跟何未比较熟，那天本来是和何未约好的。好像……是要做什么存款证明吧？因为存单复印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多问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复印件没有法律效力？”

林希看着叶海林哭笑不得：这是常识啊大姐，一张破复印件能做什么？柜台上每个职员都能随随便便把存单拿去复印几个份后放回来，每个客户也都可以先存后复印然后直接取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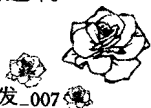
王燕君也觉得叶海林的问题有点白痴：“就算没有法律效力，你也不能帮客户做这种事，你就让他去跑四个所好了。”

林希只好说：“是，是我没想周到。”

“何未知道这件事吗？是不是何未叫你这样做的？”

林希想到何未电话里急急的那句“千万别说出我来”。事情已经至此，林希想，人是我带过去的，存单是我叫柜台开的，我已经脱不了干系了，何必再把何未拖下水。于是林希说：“何未知道客户那天要来办业务，但是她不清楚是什么事。客户是直接跟我说的，事后我也没觉得这事重要，没跟何未说。她都不知情。”

“这是何未的客户，她怎么会不知道？林希你是想包庇何未吗？你说出来，你的责任还可以轻一点。我们知道其实和你关系不大，主要是何未在中间搞的事。”叶海林和何未的恩怨不是一天两天，现在终于有了机会，眼看着何未要轻松逃脱，一气之下竟连利



诱都用出来了。

林希坚持道：“不关何未的事。”

“我们好好地问你，想给你机会，你竟然这种态度。”叶海林气冲冲地说。

王燕君站起身来：“今天就这样吧，林希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。这件事等支行处理。”

林希回到家就给何未打电话，说了一下经过：“他们明天一定会问你，你放心，我说你都不知道。”

何未沉默了一下：“这次真是对不起。应该不会很严重，我明天跟王燕君说说。”何未和王燕君关系不错，平时算是能说得上话的。

“已经报到支行，只怕王燕君也做不了主。”

俞子秦很生气：“林希，我早就告诉你别和何未走得太近，你就是不听，现在看到了吧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何未就是故意让你去做的，她早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，不然怎么会你一说去所里她就马上反应过来？会那么巧，早不病晚不病就那天生病？被人陷害了都不知道，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！”

林希最恨别人用这种轻视的语气说她蠢，身边亲近的人说出来尤其刺痛她的心：“何未不是故意的，她不会故意害我，那样对她有什么好处？！”

“她的确不是想害你，她只是想让你代她冒险，她明知这事情

多危险,所以她不肯亲自做,她让你去做。反正她知道你有多蠢,她说什么你做什么。”

林希恨这种轻蔑的口吻,然而她想起何未电话里那一句“你千万顶住”。

她不再说话了。

林希问何未:“你是知道的吗?你知道一旦被查出,会有这后果吗?”何未说:“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”

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林希一开始也以为顶多降职。但是后来她被记了过,辞了职。

“但是你知道是严重的,是吗?”

何未说:“是。”

“所以我当时告诉你,一定要点钱。”何未补充说。

林希这才知道自己真的蠢。她不知道何未会让她去做危险的事,她以为她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她们互诉心事,同进同出,过年过节还互送礼物。何未闹离婚的时候也是林希陪着,请了假去看她,三更半夜陪她讲电话,接她来家里住着,林希觉得她跟何未的感情胜过同丈夫。这样要好当然不是没有理由,何未同林希谈得来,很多观点都相仿,时时觉得惺惺相惜。林希的客户经理也是何未为她争取得来的,如果不是何未,现在坐这个位子的应该是李汝。林希的业绩做不出,也都由何未撑着,何未把业绩和她对分。林希不曾有过好朋友,她从小受的教育是质疑他人的好意,对你那样好,多半另有目的,蠢人才轻信上当。林希一直小心翼翼地怕成为

家人口中的蠢人，一直与人保持距离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然而林希的性格中有她父亲的热血，再怎样克制谨慎，遇到适当的人还是忍不住显露出来。

何未就是那个人。何未与林希不同。林希看似精明淡定，其实外冷内热；何未外表外向爽直，对喜欢的人一团火似的热情，不喜欢的人就辣辣地当面开销叫人下不来台，但是何未心中有她的精明。何未是很有点手段的，如果她决心要讨好一个人，她会让那个人觉得很舒服。可是林希不信何未对她不是真心，她不过是个小职员，何未有什么必要故意讨好她？何未对她好，自然是因为喜欢她，合得来，自然是真心的。

林希想得也没错，何未的确把林希当好朋友，只是林希高估了朋友的意义，林希不知道朋友有时候也是可以用来利用的。

林希明白了这一层不免觉得心灰，觉得“朋友”这个词真的很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意义。但是第二天支行来人审查的时候林希仍然坚持“不关何未的事”。说是何未叫她做的又怎样？林希很清楚，所谓责任轻些不过是那些人诱骗她的说法，她的责任决不会轻，因为她是第一当事人。何未有什么责任？她根本不在场。把责任推给何未毫无意义，除非是为了报复。但是林希不会报复何未。她始终记得是何未把她从柜台拉出来，柜台工作是那么可怕，机械的永远都做不完的，一遍又一遍。吃饭只有二十分钟，上洗手间要提前十分钟挂暂停牌，再蛮不讲理的客户也不能得罪，永远是柜员的错，人家指着鼻子骂你你也得赔笑脸解释。终于信贷部有了

